八編類纂 五十三

臣類

苔七十七

1加3
1717
77-53

1加3
1717
77-53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

左編

臣類　謀臣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時操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

天下操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汜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汜凝已在縣允乃見凝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
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
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
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
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
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
敢西願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
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
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
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
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
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
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
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
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

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

願將軍熟慮之目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鷄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乎諸縣布敗走克州遂平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有亡足以觀矣今與

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
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
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
寬緩法命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
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
容餚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
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
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强其
何能爲操愴哉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袁朝南誘蜀
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哉
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强彼
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
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
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
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
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强田豐
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
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

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强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爲首功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遭世紛擾懷中念治臣自始舉義兵與彧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

操二表殊可取

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氷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愜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宛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簿擭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及賚璽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操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爲或娶或爲論者所譏裴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悾唐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絕之此婚庸可傷乎

或子粲何劭爲粲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傅暇善夏侯玄玄亦親粲粲嘗謂暇玄曰子等世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暇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我之所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

備而臧霸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迎運糧將騎卒隋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讒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

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操子丕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攸從征孫權道薨操爲流涕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董卓之入洛陽詡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

何減介子推

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催乃西攻長安。詡爲左馮翊。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睞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之。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內。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催由是衰弱。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空虛。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詡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

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不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頴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遍操既數聽荀彧之稱繇
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
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
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
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
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
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
一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
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
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遍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
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
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
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繇遣新豐令張既說馬
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
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
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
軍師明帝即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
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魏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還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弃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

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時汜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誅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劉備失徐州來歸操昱說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

備至徐州邀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夏漸平操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

目表歸兵闕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留守使昱參軍
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
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且在邦域之
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
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
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
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
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丕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操還聞之甚
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
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
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
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典
庶政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
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
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
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
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内
有侍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克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
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
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爲
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
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
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
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劉

此等議見陸續萬不如

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

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

為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交道及喪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實不可忘謚曰貞侯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袁薦之若事有

咸永爲深分揚於是遣曹操上事表薦操操遣揚犬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揚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溺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揚奉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時張揚爲其將楊醜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

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格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鄰儀父姑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厭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圖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
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
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
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
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故計糧怖
懼倘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强梁自
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即勑敕將徐晃以權
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
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爲侍
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
爲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
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
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
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
陛下雖有勑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
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
詔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

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爲吳矣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竝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僞不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己者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禦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

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二十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因令行觴而斬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偏刀斬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府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觀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盧江太守劉勳勳惟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擊

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
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外内盡賀而曄
獨否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
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虚策乘虚而襲我則後不能
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
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曹
操初操徵曄及蔣濟荀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
亭傳未嘗不講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彼我
虚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
濟惟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操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一勢四人爭
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悦而曄終不一言四
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
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
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猥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
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
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爲主簿
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
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
次出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
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
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
外今舉漢中蜀人望見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
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
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
頹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
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
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
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曄獨曰
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强勢必用衆以示
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
爲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
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權無故求
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
興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
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
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赦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伐帝言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曄曰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寐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

料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魏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譙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爲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天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内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悦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
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
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
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
（便不出此語）（武疾）
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
（是○是○）
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
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
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
（料酌）
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
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
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
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
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
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
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幷力備
甚懽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
即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

（原是武侯本謀）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權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

獨任又不能須得瑜至出於萬全

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
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
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
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
羽與蕭鄰界數生狐疑彊塲紛錯蕭常以歡好撫之
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肯權遣吕蒙率
衆進取備開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蕭往益陽與羽
相拒蕭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
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蕭曰今日之事宜相
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冑
力破魏武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蕭
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
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
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
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餙情忿德褒好今已藉手於
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斯益凡夫所不忍行而
況整領人物之主乎前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
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
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

亦爲界於是罷軍肅等四
爲舉哀又臨其墜諸葛亮亦爲發哀

蜀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
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
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
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
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
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
仗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
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
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
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圍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氐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而矣應陳其不可單于屈滕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爲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歌號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遠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

晉温嶠

温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爲段疋磾所害嶠表琨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
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
塋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
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
上將然後鞭荊王之尸若嶠以母未塋沒在胡虜者
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氷消反哀墓次豈
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遷太
子中庶子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諫謂應儉以
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
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

要作大事人不得不如此委曲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
帝即位拜侍中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
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
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
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
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
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謬故有庇人之大
德必有事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旦
吐握之事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
所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歡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

錢世儀精神滿腹。嬌素有知人之稱。夙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嬌。會丹陽尹缺。嬌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不如是。鳳不信。嬌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敦然之。問嬌。嬌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嬌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嬌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嬌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嬌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嬌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搆逆加嬌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嬌爲首。募生得嬌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嬌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嬌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嬌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嬌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餓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勑課農桑察吏能否令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復五校出田今可分遣出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精今江南六州之土尚有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二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畊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延學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及嶠屯潯陽遣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遂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宗僕宜先下遣信已二

旦會嶠部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即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譴及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計令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微臣

重斯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
按劒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咂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列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刻不仁蘇峻小豎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蹂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蝎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賞募之信
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
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

日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赴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達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虜皆切齒今之進計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贍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爾今數戰皆北長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伏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籍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

意者侃爲此言以試嶠耶

突陣馬蹟爲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
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
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嶠輔政嶠以導
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用不給嶠借
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
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
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
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
疾至是扳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劉裕
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
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晉綱
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
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
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
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有
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
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
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被誅臣自葬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盧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鎌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請則

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還爲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

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頃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興宗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逮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見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

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項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與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申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盜卽以與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槐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今有投刺復索刺者倣此

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介朱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邑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邑已見歡因紿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粗竝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邑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會斬之歡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能戢息民彼獲其利庶景豎子自生猜貳違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抱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

候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
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周宗異姓繈繦相望曲直既殊
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矣景
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
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彼乃授之以
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
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彊者難
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
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蠭於股倘彊不掉狼戾難
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遲
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
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
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
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
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
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
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
家思亂履霜有漸堅氷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
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搏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

請熊踏詎延磐刻之命外崩申潰今實其時鷸蚌相
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百
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
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
恐華車之所轔轢劒騎之所蹂踐杞梓干焉傾折竹
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欵軍門委命
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驟騎之號凡百君子勉
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
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犄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
兵以來竇泰常爲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
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
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强國富人之道故綽得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二先修心凡理人之
體當先理已心其二敦教化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

心華意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既勻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甚擢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流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實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浇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榱桷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舟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

宜須善人愛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其五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其六均賦役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遍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鄙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

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即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壍以絕唐軍意輕之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且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熯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亡之時也願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檮巢穴莊宗果于是夕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入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即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士

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華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臣已徐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徐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

鏐之臣徒陷彦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知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

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
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温閉城以叛從珂遣人
謂彥温報曰彥温非叛也得樞院宣請公趣歸朝廷
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乃遣殿
直都知范温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温拜彥温
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
揮使藥彥稠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温吾將自訊
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温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
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
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宗宜得罪馮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
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入間邪已而捧聖都軍使
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
邊彥温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
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光業
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
璋以撾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
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
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
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妥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入說帝曰制契丹（略）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聽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

翰維翰何必自致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矟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弭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厥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

奇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虞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西師既搆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鬬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邊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庳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

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
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
其長遏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
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
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
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胍斷絕各守孤城
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
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
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
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内
限絕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
乘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
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
提出穿徹均房達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推拉荆郢
横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徇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彊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益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勢變或可弭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彼既上流無虞呂
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疲鬬氣自倍如遏截於江
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開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
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蹄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扳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
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
過游黃未易遏也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姦
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
狡焉或起我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
里不哥已行赦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
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
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
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秖有許
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
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
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氷釋冤解遣

此宋一机會也惜乎無人

館之眞州又不報皆非待使人作

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眞金太子鎭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釁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眞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

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卿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鬬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眞似道之謀既泄壽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辛亥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丞相衙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衙譚與奏顯不白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漢成帝初即位中書謁者令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前顯貴幸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至是衡譚

乃奏願陛下惡請免顯等司隸校尉王尊於是劾奏

表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休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既已舉劾又復彈之漢法殿而自立朝可彈哉

王尊 邴吉 于定國 薛宣 朱博 趙玄 韓延壽 尹翁歸 趙廣漢 張敞 王章 王商 王鳳 王音 王根 王莽 孔光 何武 王嘉 師丹 傅喜 彭宣 平當 王舜 甄豐 甄邯 平晏 劉歆 王邑 王尋 王涉 王林 王立 王昌 王崇 王況 王匡 王級 王駿 王奇 王興 王盛 王丹 王吉 王駿 王陽 貢禹 薛廣德 龔勝 龔舍 鮑宣 戴聖 楊倫 楊惲 楊敞 楊忠 楊秉 楊震 楊賜 楊彪 楊修 楊脩 楊阜 楊俊 楊沛 楊阿若 楊德祖 楊文宗 楊元伯 楊季子 楊公子 楊伯起 楊子行 楊子山 楊子幼 楊子慎 楊子直 楊子孝 楊子喬 楊子華 楊子敬 楊子伯 楊子行 楊子山 楊子幼 楊子慎 楊子直 楊子孝 楊子喬 楊子華 楊子敬 楊子伯

唐武后時元忠爲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向閣覽臺章預事袁楚客上書規之

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以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堙陰陽不燮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卽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閹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爲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恤養而反害之此朝

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
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袁楚客規宰相魏元忠書）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人之表也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寀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恐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惻惶惧憒憒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叶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常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勤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陸贄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唐太宗與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

宰相有此心諫官敢不盡力

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嗜慾問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馬遵論諫諍乃大臣之任臣伏見近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范鎮論二府當執奏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未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

鑄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司馬光辭賜金）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蕃涔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肯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願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并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
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佗
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
爲酌中　司馬光論罕臣辭免郊賜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
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
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
嫚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
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
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賜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
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
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爲疑兵之
計爾即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
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
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
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
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
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
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寮表指他事讒臣奉使

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件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曾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讒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爲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誅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謗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即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

河北宣撫伸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伸淹就差知鄜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入謚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郤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鄜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謚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謚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郤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以臣粗曾安鄆遂以爲勞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州雨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隔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舞

次遞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
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
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
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泊至河陽踰
年陛下已即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
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
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遲懇辭
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
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 富弼論述前後辭免恩命以辭讓詔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
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
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
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
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
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
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
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陛下
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既

可見也〔蘇轍論執政自擇臺諫〕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紲于後世之公議。而佞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談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汚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佞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況于人乎〔貞德秀上丞相書〕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强。先懼囂訟。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劉洎論左右丞〕

相宜持
加精簡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蟠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令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曆(扈蒙乞委宰執抄錄言勑送付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富弼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乞下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爲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王安石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宣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歐陽修乞力拒浮議
終責任范仲淹等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
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
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
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日皆留在邊者此沮抑
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
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
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
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
既還朝衆所失望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
在樞府必陳利病而 所賴者愈大 衆襄乞令琦范仲淹更
任內外事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
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
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
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足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狗利之人何榮之有〔同馬光〕乞聽兩府辭避遷官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爲上盡疑今之兩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强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況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邽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宿田弼論除）

拜大臣當密

臣伏覩近日命趙鼎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蔡承禧論除授當經二府）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彦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彦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鼓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彦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彦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蘇軾乞許文彦博等辭避免拜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絶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

眼、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者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 蘇軾乞加張方平恩禮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一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 李綱議本政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嫉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擠陁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强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先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效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闃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惘惘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弃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頼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感。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彦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彦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彦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位。遽有變亂之虞。懍懍危懼。不遑宵昕。邦彦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廼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傾壅蔽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彦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眞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
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在
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
乃得籍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
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隋邦彥等計中又隋虜
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驟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
資盜粮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會
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
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
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
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綏數百里今棄
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
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
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
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
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
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
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

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徃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恐弃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冀目乃開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又避虜又避水宋大臣方針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柵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譖詬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遺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咎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

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窓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

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陳東乞復用李綱）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子產相臣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馮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

求太祖頌得此意

與諸侯屠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

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

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顓性險詖、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

顓上之、且改顓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

顓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

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

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眞宗言皇

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

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

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

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爲眞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難辨、久而

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

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

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眞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黎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于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詬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與其悔就若勿為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遣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多疵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謚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儒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内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酖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
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
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宮二人言
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
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
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死二人懼
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
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
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
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言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

徃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彦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彦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眷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昪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跪舞。司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毋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待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服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壓馬皆驚神宗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
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
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
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
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
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
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
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毅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
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
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夢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
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學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既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眞氏稱制。與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恚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一張。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人
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
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
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
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
季成子與翟觸即翟璜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
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
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
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
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
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
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
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
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
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
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

漸曰觸失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
彼廉其爵貪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
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枉國定白公之禍寧
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
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
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
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子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
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
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
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棻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
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
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瘏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
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
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棻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
新造盬棻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
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華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愚以憂社稷者梦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相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于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員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爺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
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頴達信都藝文達宋州總
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
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
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
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
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
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
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
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
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
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

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容遞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棊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

自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

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一作體）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紓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亦通）之所爲也帝然之

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于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陜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爲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和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